

往事如昨

# 黑白饺子

孙瑞

40多年前的胶东普通农家，白面少得可怜，几乎见不到，年夜饭的饺子有时也分成白面和黑面两种。至今说起来很多年轻人都难以置信。

1976年的除夕年夜饭，我母亲就包了黑面、白面两种水饺。饺子背后，有一段心酸的故事。我们家一共五口人，父亲在县城，不占口粮指标。生产队分的麦子也就三五百斤。平时，母亲舍不得动缸里的麦子一口，留着盖房子用，所以麦子就不够吃，不敢吃，更不舍得吃。

那一年，我家里盖了四间新瓦房，父亲在外地，家里孩子都小，我是老大才十几岁。家里没有帮手，盖房子用的砖头、石头、泥和垫地基的杂石块、杂土，都是乡亲们抽空帮着我们用小車推的。买石头是父亲出钱，石头是在生产队里的石碇采的。当时拉石头用的是12马力拖拉机，一共拉了五车。帮忙装卸石头的都是三邻五舍的乡亲们，大家都是自发地、义务地帮扶。

能管上帮工的一顿饭，让大家吃一顿白面饽饽，是当时农村最淳朴的表达。除此之外，过年过节，还要做几锅白面饽饽挨家挨户送，答谢人家帮工的人情。

上梁的那天，家里来的瓦工、木工、小工共30多人，大家在一片热闹的吆喝声和鞭炮声中，热火朝天地干了一上午。上梁、捆笆、上顶泥、盖瓦，顺顺利利，皆大欢喜，一气呵成。

我母亲辈分大，全村人都叫她“老姑”。中午，母亲和来帮忙做饭的几个侄媳妇们把事先做的三大锅饽饽全部派上用场，加热蒸透后端上来让大家吃。谁知，三四十个大饽饽一上饭桌，大家狼吞虎咽，一会儿吃光了，母亲只好现擀了一锅面条填补上。不是能吃，而是过去生活困难，再加上强体力劳动，往往斤八两的干粮，一个人根本不够。

当时无论城乡，生活都很贫困，过年要吃顿肉馅饺子是很困难的。那年除夕，家里的小麦大多用在盖房子请客了，白面所剩无几，所以母亲就包了白面黑面两种饺子。

白面饺子好说，但黑地瓜面饺子最大的弊端就是不抗“浪头”，容易碎，筋骨少，不耐煮。为了不让它破碎，在和面之前，母亲拿出“绝招”，抓了一把“筋骨粉”放在地瓜面里。这种“筋骨粉”是春天榆树叶发芽的时候，母亲在收工路上顺手撸的几篓子榆树叶，晒干后磨成的粉。它有粘性、韧性，用于包饺子、包包子。使用“筋骨粉”包饺子不碎，不使用“筋骨粉”的，往往一锅饺子成了渣。

没有电灯，母亲就点燃一根红蜡烛照着光，父亲擀皮，母亲先包白面饺子。白面饺子用的大白菜和半斤五花肉当馅，一共包了几十个白面水饺，像银元宝一样一排排一列列摆在盖帘上。

黑地瓜面的水饺用的三鲜馅，当时冬天北方根本看不到韭菜，母亲用的萝卜丝、虾皮、鸡蛋做馅。过去的虾皮，也不像如今市场上卖的色泽、口感、质量好，而是农村拉乡卖虾酱的原料。母亲在推虾酱前先挑点大一点的蛭虾，自己加工晒干留着备用。包饺子前先在锅里放花生油把虾皮烘干，炒出鲜味，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美味了。

除夕之夜，一家人围在一起，其乐融融。一人一碗黑面饺子，然后再每人分三五个白面饺子“蒙蒙顶”，那种感觉爽极了。

如今，饺子对于人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每每想起那顿黑面白面水饺，便会有一种独特的感受。

怀故人

# 牛奶奶

王丹星

牛奶奶是我邻居。

她的大孙子叫牛子，我们叫她牛奶奶。她的四个孙子都是男孩，乳名皆为动物。对于儿子的“杰作”，牛奶奶动辄摇头：“你望望，多埋汰，一家子狼虫虎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住在毓璜顶医院南侧的一条窄巴的胡同里，她家在西，我家在东，从她家再往前走，是毓璜顶东路，路西则是警备区一些漂亮的小洋楼。

牛奶奶70多岁，大高个儿，人瘦得像麻杆，但老人外表管多收拾得很利索，上身穿一件浆洗得干干净净的蓝色大襟褂，下身穿一条缅甸裆裤。冬天，头上还会戴一顶贴头皮的黑色栽绒棉帽。不管冬天还是夏天，不管是棉的还是单的，下面的裤腿总用黑色的绑带缠起来。那时，烟台人爱把腿长、又高又瘦的人称做“高腿鸡”，她绑腿一打，再加上那双苞米骨子小脚，走起路来简直像踩了高跷。老太太外表一点不慈祥，脸老是“尊尊着”，像个老地主婆，说话哇里哇啦，动静很大，话题基本都与她四个调皮捣蛋的孙子有关。

别看她年岁大了，但老人过日子没有比，有章程有主意，精于算计，一分钱能掰成两半花。四个娃都是她带大的，他们吃什么、穿什么、买什么，她说了算，牛子妈一问三不知，全听她的。牛子爹拉大板车，是个苦力，顶星戴月，拼命干活，晚上回来很晚，人走路也没动静，说话好像害怵，从不抬头看人，邻居很少看见他。牛子妈没有工作，在家里织花边补贴家用。家里有4头能吃能淘的小牛仔，日子艰难可想而知。尽管如此，老人心眼善良，仍会伸助人。毓璜顶医院南边是一段东西长的高墙，有200米，烟台人习惯称墙为大包。在大包偏东位置上，拉了一个口子，设了一个很小的门。小门开启时，经常有人往外抬那些往生人的遗体。这些抬人者大多来自农村，往往在小门旁边徘徊很长时间，走到牛奶奶门口，只要牛奶奶看见了，就给他们口水喝，也拿出干粮让他们垫吧一下。

那时，烟台市楼房很少，市民大都住平房。牛奶奶家后面带一个园子，很大，我们都叫它后园。牛奶奶在里边种了不少无花果、石榴、枣等果树。每当果实成熟季节，她会摘下来，卖一些，自己吃一些，再分一些给邻居。牛奶奶在园里圈养了不少鸡鸭，每天辛辛苦苦地喂，下的蛋她不舍得吃，都上孙子们的肚子里了。

园子里最多的是菜。有西红柿、黄瓜、韭菜、茄子、辣椒和小菠菜等。她种的方瓜，长得像大号的柿子，一个有五六斤至十来斤，金黄色，瓜皮上起一道一道鼓棱，我们都称为金枣瓜。瓜熟了之后，她会吧邻居都喊过去，让他们自己去挑个摘，拿回家，用刀切成块状，放在锅里蒸熟，很面，奇甜，太好吃了，所以

我印象很深。

老太太在西南角靠道边上搭了一些木架子，种了菜豆、芸豆和眉豆。我特别喜欢眉豆，开小紫花。虽然种的棵数不多，但由于眉豆是蔓生植物，一繁生一大簇，紫色的眉豆是摘了一茬又一茬，一直能吃到霜降。邻居们也跟着沾光，无论是炒眉豆，还是将眉豆用鱼汤腌了当咸菜，皮香籽肉，都特别下饭。

那时，我刚上小学，家里人多，我是老大，又是女孩子，每天放学回家，总有忙不完的家务活等着我，像扫地、擦桌子、烧火、剁菜喂鸡等。小孩子玩性大，老是干活腻歪。为此，我常常借故向高我二年级的牛子问不懂的题，跑到他家。有一次，我在牛奶奶家待了好长时间。她有些奇怪：“你怎么还不回家？你妈找不到你，好急了。”我说：“奶奶，我再坐一会儿，回去俺妈总叫我干活。”牛奶奶一听，扑哧一声笑了。后来，我大了，参加工作了，有一次，妈妈和我在街上碰见已经走不动路的牛奶奶，说起了此事，说一阵，我们三个人就咯咯咯笑一阵子。

邻居有个姓夏的，老家是青岛的，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烟台二中当老师，他有个4岁的儿子叫涛涛。一次，青岛老家有急事，打电报让他们回去。涛涛没人带，牛奶奶主动把涛涛抱回家，带了几夭，伺候他吃喝拉撒，十分耐心细致，比对待自己孙子都上心。涛涛穿的裤子是松紧带的，有些松。牛奶奶老得给他提裤子。有一次，牛奶奶问：“涛涛，你裤子为什么总掉？”涛涛说：“谁叫你给我买根裤腰带来？”你看看，还埋怨上了。那时工资低，牛皮腰带不便宜，她还真打发牛子妈给涛涛买了条。夏老师回来听说后，真是千恩万谢。

那是1961年，生活最困难的时期。夏季的一天，没有吃的，牛子饿得眼睛都发绿。12岁的他实在抗不住了，来到后园，想寻摸点东西吃。那天刚下过雨，园子里很泥泞。树上的石榴又大又红，他便爬上了一棵树杈，离地顶多二三米。由于靠近警备区，部队架的一匝电话线正好路过后园，时间长了，电话线有些松垮，耷拉在树杈上。牛子光顾够石榴，但树枝湿滑，一不小心蹬偏了，他身子向外一张，往下掉，不偏不倚，被电话线刚进了胳肢窝。谁知里边有一根是电线，牛子身体一压，电线抗不住，从中间断了，只见一阵火光闪过，牛子胳肢窝被烧得焦黑，血肉模糊，当时就昏死在地上。牛奶奶哭叫着抱起牛子，但她太瘦弱了，苞米骨子脚又小又没肉，顶硬的水泥路面把脚硌得生痛，但老太太硬是挺住了，一步一步挪到医院。万幸的是，经过抢救，牛子保住了命。

牛奶奶用养小鸡仔的钱，喂大了四头“小公牛”，赚翻了。她92岁辞世。

# 恩师孙嘉善

刘吉训

1957年春，我们村的小学不设高小班了，我转到离家二里路的台子完小读五年级。

刚到一所新学校，人生地不熟，我心里有点打怵，但很快就习惯了，因为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孙嘉善。他亲切和蔼，教我们语文还兼班主任。我喜欢作文课，所以他很快就注意到了我。

我家住在学校西边的一座小山脚下，每天来回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长满芦苇的小河，一片片金色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飞来飞去的蜜蜂、紫蝴蝶般的野豌豆花，让我满心欢喜。有时我会采片芦苇叶边走边吹，或是采片芦苇叶折只小船，放到小河里让其远航……

记得有一次上作文课，孙老师出的题目是《记一次春游》。我脑海中突然闪现出走在乡间小路上的一幕幕，因此写起来得心应手，描绘美景，抒发真情。在后来的作文课上，孙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前朗读了这篇作文，尤其对写景、抒情精彩的地方，还做了详细点评，说我的文章主题鲜明，详略得当，文字清新，有真情实感。第二天，孙老师又把这篇作文推荐给毕业班作范文，轮流在各班传阅、朗读，在校园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打那以后，我更喜欢作文了，似乎当语文老师的梦想，就是从那时候萌发的。

课余时间，孙嘉善老师还喜欢编写课本剧，他最拿手的就是说快板书了。那时我是一个极腼腆的人，从未登台表演过。一次学校搞演出，他要我表演快板书。于是，每天中午、下午、晚上，凡是他休息的时候，就把我叫到校园内僻静的地方教我。至今，我还记得那天表演的情景，站在台上，我边打竹板边说唱：“老师同学们请坐好，听我说段数来宝……”第一次登台表演，我居然获得了好评，此后说快板书成了我的“传统表演项目”。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后来，我也当了一名教师，站在三尺讲台上，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下彩虹，写下真理。像孙老师一样，鼓励腼腆的学生踊跃发言，挖掘学生们的个性潜能，培养学生们的兴趣爱好。

如今，我退休了，孙嘉善老师也离开人世6年多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时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 念夫君

杨青

平野一片杏花缟素，寄托着对逝者的哀思，纷纷细雨淌着对故去亲人的伤感。驱车在断魂的路上，心早已飞向夫君安息的地方。

夫君王福生的墓静卧在苍松翠柏、青山绿水的风水宝地，紫红色的大理石墓碑高高耸起。望着墓碑上夫君的照片，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和夫君相濡以沫恩爱近五十年，如今天各一方，怎不让我悲痛欲绝！

眼前是一片肃穆的军人墓群，作为军人家属，我感到十分欣慰。这里有您的战友做伴，您不会寂寞孤独的。安息，夫君！不要挂念我，百年之后，我会继续去陪伴您。下辈子，您还是我的夫君。